舟山日报
ZHOUSHANDAILY

海潮 文艺

2024年6月17日
星期一
值班总编:董佩军
一版编辑:李　伟
视觉/版式:毛　栋
审　　读:胡洁松
二版编辑:庄列毅
版式设计:姚洁琼

怀念父亲

□刘小红

夜读刘亮程的《先父》,文中写道:“我比年少时更需要一个父亲,我活得比您还老的时候,身心的一部分仍旧是一个孩子。”此时,我不由得想起了父亲。

童年时,家里老人孩子多,中年劳力少,全家大大小小事情都压在父亲一人身上,生活相对艰难。从记事开始,我就看到父亲为了全家里外奔忙,母亲更是精打细算,勤俭持家。

据妈妈说,刚出生的我异乎寻常,不哭不闹整天睡觉,完全没其他婴儿活泼机灵的模样。即便是热心的路人、亲戚遇见,喊逗两声:“妞妞,你看,这里有好吃的……”我也只是睁眼看看,没有太多回应,依然闭眼睡去。爷爷经常抱我到大门口,到人多热闹的地方见世面,然而任路人万般挑逗,见我依然岿然不动,他便愁得抓挠那近乎秃顶的脑袋:“难道真是个傻孩子?”

直到3岁时,我说话依然不太利索,更不会吃囫囵个的东西,一个苹果可以在手里玩上一天,却无从下嘴。看到路人手里的油饼特别想吃,只会在后面跟着,一边跑一边小声地说着:“掰掰分分、掰掰分分。”直到跑得满头大汗,被其他人路人看见,愤愤不平:“你看人家小孩跟你这么久,你就不能给她一块油饼?”对方这才发现身后还有一个要吃的孩子,连忙掰下一块给到我手里。

我多灾多难的成长历程,给本不算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然而我的父亲却从没有放弃过他的小女儿。妈妈说每次父亲外出农忙回来,就会抱我坐在他腿上,一边喊着我的名字,一边拿起我的小手在他的手掌里轻轻地拍打,对其他人说是逗逗孩子锻炼反应,和妈妈私下里说的却是“如果真是个傻姑娘,也要练一个铁砂掌,不能让外人欺负”。这一拍就是无数个春秋冬夏。走路拍、吃饭拍、睡觉拍,只要他有时间就陪着我。

父亲虽没有太多文化,却懂得仁义礼智信,忠孝贤良德。我们这个不算富裕的家庭,始终保持着全家一桌吃饭的老习惯:“老人不上桌,孩子不允许动筷子,老人没吃饱,孩子不允许添加饭。”哪怕是我奶奶半身不遂,卧床不起,依然每天一顿不少。我们小孩还有精细的分工。我放学回来,就是负责给奶奶洗脸喂饭,有一次放学回家,我实在是饿极了,悄悄吃了一口妈妈给奶奶准备好的韭菜鸡蛋面,被父亲打了手掌。在父亲眼里,即便是常年卧病在床的人,一样也有自己的尊严,一样要得到应有的尊重。就是这严厉的家教,至今为止,让成家立业后的我们依然保持着和家人同吃一桌饭、尊老爱幼的习惯。

或许是慈爱严厉的父亲给了我力量和信念。上学之后,我一直非常努力,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打架也从来没有输过,班里的男生都怕我。记得有一年暑假,邻居七奶奶家的外孙(也是我的同班同学)和我一起玩过家家,结果他不听话我一巴掌打在他屁股上,我练了近6年的铁砂掌给他留下严重的童年阴影。奶奶袒护我,晚上睡觉还不停地念叨:“我们一个姑娘家怎么可能把他家男孩子屁股打黑青,肯定是他们家男孩子淘气,不知道在哪里磕碰的,还赖在我们家孙女头上。”但爸爸背地里给七奶奶道了歉。因为他知道自己女儿手上有多大分量。

12岁那年,或许是我们全家最难过的一个坎儿,小小的我竟然患上了突发急性肾炎,全身浮肿,12岁的我,不到1米3的身高,整个身体却像个充满气体的氢气球,好像随时都有可能爆炸。除了鼻子、耳朵,整张脸肿得看不到其他器官,眼睛也只有一条缝。膨胀变形的我吓哭了妈妈,也吓坏了爷爷,他看了我一眼后,就中风倒地,卧床不起。我和爷爷一个医院两张病床,不同楼层不同科室。

可想而知,当时爸爸、妈妈的精神压力之大。在当时经济匮乏和医疗技术相对低下的年代,面对负债累累的父亲,亲戚朋友好意劝父亲:实在不行,就听医生的劝,回去保守治疗,再不行放弃算了。然而倔强的父亲毅然决然找到院长,要求以最贵的费用邀请最好的专家前来会诊。

上天有眼,或许是命运拗不过我父亲的倔强。院长不懈努力,终于邀请到了一个部队医院专家组,还为我以特殊病例申请到全程免费治疗,前提是“治好也不要太高兴,治不好也不要太难过”。但是医院的相关治疗费用800元还是要我们自己支付。当时的800元对于我们家来说可称得上天文数字,但父亲还一口答应,并在一周之内凑齐。至今,这笔钱除600元是从两个姑父处借的之外,剩下的爸爸从哪里凑的,妈妈也不清楚。

不管怎么样,父亲这一搏,搏回来我的生命,也搏回了我之后幸福精彩的一生。没有父亲,也不可能再有我的大学、我的婚姻、工作、爱人和孩子。更不会有后来的走南闯北,和精彩的人生旅程。然而遗憾的是,所有这一切,在我孩子出生一年后,父亲却看不到了。59岁的父亲因为慢性肝炎和哮喘没能得到及时治疗,英年早逝,让我不能在床前尽孝,成为我的终身遗憾。

卖鸡蛋的父亲

□两木金

那年,我在镇上一家工厂的子弟中学读书。班级里绝大多数同学是城镇户口,像我这样的农村孩子很少。

校门口附近有一个菜市场,人流量大。小贩们在市场门口摆摊卖鸡蛋、鸭蛋、鹌鹑蛋,还有鸡鸭等各种家禽,都蹲在摊位后面。其中,就有我的父亲。

那时候,父母开办了家庭养鸡场,每年养三五百只产蛋鸡。父亲隔三岔五担两大筐鸡蛋去镇上的菜市场零卖。他常年在庄稼地里干繁重的农活,过于劳累,驼背很厉害,还要喂鸡、清理鸡粪,身上总穿不了一件干净衣服。我则穿一身洗得发白的绿军装、蓝裤子,是农村孩子的典型打扮。

父亲和我一前一后走在厂区干净的水泥路上,常会遇到同学。那一刻,我常常感到很羞愧。与那些擦肩而过、穿戴漂亮时兴的工人及其子弟相比,我和父亲的装扮实在是太土气,显得那么寒酸和格格不入。

碰到同学的次数多了,他们都知道我父亲是个卖鸡蛋的农民,常在背地里取笑我。男生叫我“农民娃”,女生倒文雅,称我为“鸡蛋太郎”。尽管我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但这种歧视常让我抬不起头。

我早晚上下学途经菜市场门口时,常会看见父亲蹲在地上,吆喝着叫卖鸡蛋。父亲是个大胖子,蹲下去很吃力。他的一条腿弯曲着,胳膊肘撑在膝盖上,另一条腿努力地向前伸直,样子古怪丑陋。我每次都默默地低下头,装作没看见父亲,迅速跑开。父亲蹲在地摊前叫卖鸡蛋的窘迫样子让我感到很不光彩。

一天中午,我上体育课,在操场和同学们欢快地踢足球,忽然听见父亲喊我:“林林,林林……”我顺着声音望去,父亲一只手抓着围墙的铁栏杆,另一只手举着什么东西,朝我挥舞着。我不想在同学们面前出丑,假装没听见,追着足球,向远处跑去。这时候,父亲的喊叫声更大了,一声接一声,在操场上空回荡。同学们都驻足观望。我站在操场上,狼狈得手足无措。这时,一个男生喊我:“金林,快去呀!你爹找你卖鸡蛋呢!”我羞得满面通红,愤怒地跑向父亲,冲他嚷道:“你来干什么,啥事?”父亲手里握着三个鸡蛋,递给我说:“你没吃早饭,你妈煮了三个鸡蛋,让我给你。你快拿着吃吧,我还要去卖鸡蛋,摊位让别人照看着呢。”我头脑一热,啪的一声,把父亲手里的鸡蛋打在地上,咕噜噜不知滚哪去了,怒吼道:“鸡蛋有啥好吃的,一顿不吃饿不死。你赶紧走,卖你的鸡蛋去!”

父亲愣住了,似乎被我的喊叫声吓到了。很快,他的眼圈就红了,像个受委屈的小孩子,大张着嘴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慢慢地转过身,向菜市场走去。

当天晚上,父亲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忧伤地对我说:“爹知道你怕人瞧不起。爹是个农民,你生在农民家庭,你就是农民的儿子。这谁也改变不了,这不丢人,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影响不了你。你要想改变命运,就得自己努力。你不努力,那才丢脸呢!”

父亲的话深深地刺痛了我的灵魂。我羞愧地低下头,为自己苍白无力的虚荣心感到内疚。

第二天早上,我提起一篮鸡蛋,和父亲一起去菜市场。走进厂区,我抬头挺胸,和父亲并肩前行。遇到同学,我骄傲地告诉他:“看,这是我爹,一个卖鸡蛋的农民。”

父亲

□陈桂珍

这辈子最无法忘却的便是父亲
以及他给予我的一切
有二十多年了吧
您坐在这高高的山岗上
揽一把清风明月点烟
饮两口阳光雨露作酒
有时候就把成片的野菊花
转个方向
朝着您仰头微笑

父亲
您温和的目光还跟过去
一样充满磁场
看向我的视线
可以往前或者往后
穿越几十年
那些气度宽大的朋友
组成了您越来越密集的朋友圈
您依然有浓密的黑发
而我们早已两鬓染霜

有时候您也担心
这不多时就会起起伏伏
吹吹打打的人流
有多少哀怨无处埋没
高起的河床装不下瘦弱的思念
人间有无数的磨难
埋了再埋
一年两次有烟火陪衬的节日
总是人来人往
堵车塞道
人间天堂
似乎都在争分夺秒

隔着花岗岩的石碑
父亲悠悠说道
现在的宇宙已经不是以前的模样
透过袅袅烟雾
我们可以隔屏对话
只要你愿意
我们随时可以与天上的亲人
见面谈心
哦,父亲
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我的父亲胡世奎

□胡宇梅

我父亲胡世奎于1915年12月29日(农历乙卯年十一月廿三)出生在浙江省镇海县江南霞浦乡大胡村一个破落读书人家里。他的祖父胡儒亮曾中过举人,但从未出仕,靠当私塾教师收取微薄束脩为生。因他祖母早逝,他祖父又续娶了定海钱家的二女儿(钱家的大女儿嫁给了定海蓝理家后裔蓝翊夫,亦为前清举人,并当过山海关税征监督)。在我父亲出生后第二年,他祖父不幸病逝,只给家人留下一些烂塘田,而他父亲胡襄和虽然读过书,并娶妻生子,也曾外出工作过,却因染上赌瘾,非但不能养家糊口,还要动用部分塘田抵押赌债。

我父亲4岁左右时,被祖母带到定海娘家做客,后来他母亲周桂凤也来到定海,他们就开始在定海生活。他母亲靠帮佣补贴家用,1921年又生下我姑姑胡杏莲,生活更为艰辛。但钱氏祖母还是设法让我父亲进私塾读书,1923年考入刘鸿生先生等人创办的私立定海公学(后改名定海中学、舟山中学)附属小学,与乐嗣明(后改名乐时鸣,为我母亲乐伟成的三弟,烈士乐亚成的三哥,曾任国防大学副政委)、蓝琦(蓝翊夫之孙)等同班。1927年和1928年,我父亲的父母分别病逝于镇海、定海,因无钱看病,甚至不知道病名和死因,都临时埋在了当地义冢地。从此时起到我父亲初中毕业到上海谋生,一直有林、郑两家人每月资助我父亲家两元银洋,这样才能使祖孙一家三口得以生存、读书,我父亲始终把这样的恩情记在心头。在具有了养家糊口的能力后,他节俭度日,积攒了一笔钱才在镇海买了一块坟地,将祖父和他从未谋面的祖母合葬一起,旁边预留了钱氏祖母的寿穴,并把父母双亲的棺材也都搬运过来,葬在一起,尽到了为人孙、为人子的责任。

1928年8月间,在我父亲读到高小二年级上学期时,因学潮罢课,学校暂时停办,我父亲进入县立高等小学继续读二年级下学期课程,1929年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此时,定海中学已复校,我父亲报名上初中,考试总分为榜首。因家庭贫寒,由他人担保申请减免学费,得到批准,但要求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经父亲努力,初中三年均达到了这一要求。初一时,同班约有二十个同学,初三毕业时仅有十三位,其中三人志愿升学,三人已另有就业门路,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其余七人由方同源校长亲自带领到上海,在刘鸿生的企业进行临场考试。一星期后,宣布七人都已通过,被各部门录用,我父亲被安排在大中华火柴公司会计科,从此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

我父亲一生勤奋好学,从定海中学毕业以后,以初中学历进入财会领域,边做边学,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就被委任为股长,能独立承担某一方面的工作。参加市政工作后,更是通过实际项目,努力学习相关知识,尽快掌握各种专业技术。父亲还对数学、天文、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知识很感兴趣,花了不少时间阅读相关书籍,不管到哪里,都注意观察当地的地貌、气候,了解当地历史、人文等。尤其令我们后人钦佩的是他学习外语的毅力和成效。他在初中英语的基础上,更是通过实践和进一步深入学习,全面掌握英语的“听、说、读、写”,以后又自学了日语,也同样达到了这一水准。1997年,已是83岁的老人的他,首次出国到美国,能够独立出行,与当地人对话交流;2000年去日本,也同样可以如此,让我们敬佩不已。

解放初期,全国兴起学习俄语的热潮,我父亲也与别人一样,在业余时间收听广播学习,他虽然工作很忙,还要参加各种政治运动,但由于他的执着、专心和勤奋,终于学有所成,同样具有全面的“听、说、读、写”实用水平。从1972年开始,他又报名参加广播初级法语课程,1973年秋季毕业,以后又听了一个学期的法语日常会话广播讲座。以后他又自学了德语、西班牙语。对这几门语言,至少达到了能阅读书籍、报刊的水平。记得有次家庭聚会,比较轻松愉快,父亲还用法语为我们演唱了法国国歌《马赛曲》。

父亲虽长期在上海生活、工作,但对抚育他成长的舟山故乡和母校舟山中学一直有深厚的感情。不管是公事还是家事,一有机会就回家乡看看,尤其在改革开放后,每次回舟山,都感到变化很大,发展很快。他心系家乡发展,只要有需要,他总是不顾辛劳,奉献自己的力量。